

四書反身錄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

富平李因爲子德

甫仝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下論語

先進篇

禮樂爲範世之具教化之原上非此無以淑風俗下
非此無以淑身心無日可離無時不用顧所用何
如耳崇真尚簡則風淳俗厚喜浮好繁則風靡俗

澆士君子既已生當末季欲力振頽風返淳還厚
寧質而野無華而文

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
從先進

夫子陳蔡之厄諸賢相與追隨弗懈事師之誠嗜學
之篤并足千古否則鮮不退心

四科之記皆一時從難之人在諸賢固足不朽實因
此而益彰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
香

孔門以德行為本文學爲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爲要
可以觀世變矣

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
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
觀風身非此無以祭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梯
榮誰知道德爲重或偶語及便目爲迂根本由此
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
徒增口耳之虛談縉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
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

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宏
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
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卽文
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爲文人詩人而已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
言之也

閔子處人倫之變率以孝著與舜之克諧以孝何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閔
子惟至誠惻怛是以其母感化回心易慮人不幸

而遭際後母能以閔子爲法母非鐵石安在其不可感動乎萬一性與人殊終不可化亦當安命盡道孝敬如勅家貧固願孝子家變尤顯孝子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况行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玷之有

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

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敗者也故默之
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幽明一理能盡人道則明無人非幽無鬼實以之事
鬼事神自然來格來歆

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
了無復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
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
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
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

則季路事鬼神之間夫子官答以無鬼何以曰焉
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禋五祀之修王
者之禘祫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
之舉皆虛費矣作爲不爲於幽者當無所忌矣

生死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
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
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死爲存亡不隨氣機爲聚
散也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死性無加損知此則知
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

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歸性
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自然
死亦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
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苟為不然
徒知何益

問斯說蓋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
人其知生知死柰何曰此在各人心附何如耳誠

知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歎生能俯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時正大光明於天下死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闕壯穆司馬光文天祥海剛峯諸人是也

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此則虫虫而生昧昧而死生而茫然死而惘然生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屬纊之時檢點生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後不寧何痛如之蚤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

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豫定，則必兢兢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時徒傷悲。

問：屢空果室之空，置那抑心之空，虛也。曰：單瓢陋巷室之空，賈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置動其心，亦惟。

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一
間若以屢空爲空豈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
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踵夾子夏之肘露可以
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狃介之士亦有居無卓錫食
無隔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
先儒所以解空爲空置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
恐學人墮於禪寂不得不爲之防誠能明物察倫
深造自得空豁其心內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
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

苦心

夫子空空絕四顏子屢空其庶乎

古人務實平居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卽有以副其知
今人務名平居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
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
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蓋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
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
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
禮樂耶二者咸蕪耶僅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

之外澹灑自得志在不隱耶如志非石隱便應著
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
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
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抄句以文字求知章
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
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庸
用非所學無感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
得蒙至治之澤也

三子學有實際故其實效無不可以預信後世自棄

何之外茫無實際故見之於用多鮮實效平居視
三子若不足心服及一當事任則霄壤不侔然後
知空疎之習無當於實用也多矣

經世之業平居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
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苟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
臨時有所建樹不亦謬乎殷浩以蒼生自負房瑯
以將畧知名一出猶成敗局况平居諳練不及二
人乎故當盤錯應倉猝全在平居所學有素非區
區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然明體方能適

用未有體未立而可以驟及夫用若體未立而驟
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
自治而後治人蓋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

曾點素位而行不作本來之想悠然自得心上何等
乾淨氣象何等從容有曾點之胸次而讀三子之
長德與才始全斯出與處無往不可而後天下之
事無不可爲

顏淵篇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剩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必
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是以天理之公
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湏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
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
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滅此而後朝食不勝
不休謝上蔡謂克已湏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
薛文清亦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
夾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此皆前輩折肱之真

可爲克己之鑑

動靜云爲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己不任意而任意。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在斯乎。

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決其隄防也。隄防一決。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有則。禮卽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

其自有而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
協天則卽心卽矩卽心卽仁

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主敬以立其本將視將聽
將言將動之際戒慎以審其幾於視於聽於言於
動之時守禮以勿其非非禮之視勿視非禮之聽
勿聽非禮之言勿言非禮之動勿動如是則無動
無靜無內無外莫非天理夫是之謂仁仁者人也
人而仁始成其爲人

王心齋初讀論語至四勿節歎曰此孔門作聖之功

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笏書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
入不替常目在之酒更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
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所存乎己者
既重區區外慮自不足以累其胸次何憂何懼之
有若內省有歉則俯仰不能無愧雖欲不憂不懼
得乎余生平多疚初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
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慙汗
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

懔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蚤
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人鑒我覆車及早內
省淬勵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問爲政莫先於足食其足之道奈何曰先儒謂制
其田里薄其賦歛使民有常產則倉粟實而食足
矣此在先王畫井分疆之時可以因丁授田後世
則田非井授地各有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苦無
立錫雖欲制田無田可制無產赤丁亦何從而得
有常產乎惟有清覈豪霸隱占之田俵給就近貧

民募墾荒田量給牛種許爲永業其有田之家勤惰不一宜倣前代勸農之制分道勸農每春耕秋耘之際掌印官屏廳從按視田畝省耕省斂其糞多力勤禾茂地闢者量加旌別以示鼓舞遊手好閒不務生理之人不時稽查勒令業農既溝洫修陂堰以通水利田內穿井井畔種桑道旁廣栽雜樹及有用果木婦女則督之織紡以爲足食之源官爲輕其徭役免其火耗又於婚姻喪制及住宅服器制爲定則不得踰分妄費奢侈耗財禁止末

作及建廟賽神演戲雜劇皆所以節養之流其庶
幾乎

周足兵之適奈何曰先儒謂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
勇而知友在者因井制賦因賦制軍不出比閭族
黨鄰里鄰鄙州縣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寓
焉故得以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居足以相守而無
虞出足以相戰而無敵用則毒天下而民從民卽
爲兵不用則斂而藏之兵卽爲民後世兵民相分
民不習戰雖欲比其什伍而無什伍可比雖欲時

其簡教而無從以施簡教惟就見在所養官兵選其精壯汰其老弱勤操練嚴節制貴精不貴多其無兵之區則簡閱丁壯團練鄉勇招徠教師教以諸般技藝每冬一月三次比試立爲賞罰以示勸懲其比試之法先箭後刀次鎗次銃及一應火器就簡其伎勇出衆者以爲隊長衆隊之中擇尤過人者加以千把總名色俾統之有事則人自爲戰保障鄉曲無事則肆力耕桑不廢農業無養兵之費而有捍禦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斯亦足兵

之一着也

兵食固爲政先圖而固結人心尤經濟要務蓋民心
乃國脉所繫國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
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離貳未亂可保
不亂旣亂可保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
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隋洛口倉
唐變林庫財貨克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
屯不免國亾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尚
念之哉

自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徃徃臨難苟免雖偷
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
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照耀
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
鴻毛者此也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
定世之急着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
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
風旣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羊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曷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矣確哉言乎圖治者尚其鑒於斯

子張以聞爲達志在聲聞動人遠邇俱孚無往不利此務外徇名者之所爲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一劑一消此病豈惟子張爲然吾人殆有甚焉吾人自勿至長所讀者雖鞭辟近裏之書所習者皆務外

徇名之業蓋自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名種子雖
精竭力惟名是務居恒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聞
與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
講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抵力排而自
已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
動人遠邇俱孚果惕然知返歛華就實否忠誠朴
慤而直否樂學不厭惟義是好否處人察言觀色
因人以返諸己否涉世卑以自牧內不忽而外不
元否行皆由衷不事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

否苟爲不然縱砥節礪行時切冰兢而因名起見
有爲而爲藉以立名名譽雖播而本心已失回視
子張之務外徇名其相去何能以寸

忠信可孚豚魚兕人乎實行苟茂人自傾服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樊遲崇德之問仁知之問皆切問也夫子所答之語
內焉而聖外焉而王道德經濟之實統於是矣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蓋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
方能愛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

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卽
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
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梓惟明足以知人故
於衆人之中識拔舉陶湯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
人之中識授伊尹舉伊旣賢其轉相汲引之人列
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
惟無以逞其殘而且革心易慮咸與維新猶倨肆
之人一入神廟而肅然起敬無復雜念是用一仁
人而衆無不仁仁豈有不覆九下乎漢唐宋明諸

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人者任然其所知所任不
過隨世以就功名之人其士賢大良如皋陶伊尹
時固未有其人卽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
事者忠佞相參治難玉韜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
熙難矣

問愛人固在知人而知人亦有道乎曰鑑明則妍媸
莫爽理明則賢否自悉故知人先務不外於格物
窮理理明而心公廣謙博訪足以已見其庶乎

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舍文則

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
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以斯
文會友所講者莫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行之
宜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方是以友輔仁以文藝
會友所講者莫非尋章摘句之技博名梯榮之圖
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乃是以友輔欲會友之名
雖同而會友之實則異一在天理上打點一在人
欲中揣摩一是求放心一是使心放

爲仁罔由已而輔仁則不可無良友若燕朋昵友與

之語言則望情俗氣不知不覺入吾肺腑害仁不
淺

獨居則游思易乘易作易輟群居則交發互礪以引
以翼縱不能晨夕相聚亦須時一會晤彼此切磋
斯聞所未聞訂證綿密斯懈情不生

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諸儒
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
有會每年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爲大會大會之外
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

切爲小會總圖打點身心非是求通聲氣六十年
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

學人不爲身心性命則已如爲身心性命則不可不
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
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做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對不覺
心形俱肅會友者酌奪古人之宜做而行之可也

子路篇

問先之勞之者何曰教化爲政之首務也言教不若
身教之得於觀感者爲易生養政事之急圖也口
督不若身督之得於率作者尤深一一親倡於上
民自風動於下視民如子惟恐失教失養自然終
始一心何倦之有世非無才敏敏練勤於政治之
人而簿書之好其於教養多不加意卽有加意者
或爲名而爲爲利而爲勛未嘗有視民如子之心
以故動多具文始勤終怠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

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已供食每上食親捧虔拜毋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景伯以爲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呂新吾知襄垣縣躬親講勸專務德化政暇卽單騎巡行阡陌督耕課農樹藝桑麻疏渠鑿井織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己產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布政使

右巡撫山西所在首然使爲政者先之勞之盡若
二公教化何患不行生養何患不遂哉

問仲弓爲季氏宰季氏僚屬衆多各有所司宰總統
攝僚故得以先有司僚屬之中偶有誤失宰得而
寬宥僚屬之中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宰得而
推舉今宰邑者既無僚屬是無有司可先何從赦
過縱有賢才亦無薦舉之權曰邑丞司糧邑尉司
捕邑傅司教亦宰之有司也俾各辨所司而責其
成陸象山知荆門軍遇事則延僚佐公議虛已以

能擇其所長而用之以養其猶公之意能如是是亦先有司也臨下寬簡不苛察是亦赦小過也至於境內賢才果月且推重衆論僉同知之既審宜先造廬式闢果賢果才小則尊禮以示優異大則申開當道以脩薦剡使賢才不至埋沒宰之職也宰邑者如是則邑治守郡者如是則郡治治天下者如是則天下治

鮑叔以庶僚而推舉所知之管仲吳公守河南而推舉所知之賈誼以至徐元直之於諸葛欽仁傑之

於張東之咸舉得其人薦刻有光

人人各有所知人人各舉所知則野無遺賢世躋雍熙

各舉所知不難各舉所知無所爲而爲爲難否則適足以開徇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此須嚴立賞罰之格得人則特加旌異非人則罰治有差其或阿舉所私或受賄妄舉及知賢蔽賢事發一體連坐如是則人知所畏不敢妄亦不敢蔽

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己任達而在上

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徒稼徒圃而無補於世道人心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翼翼自得不願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闕懷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爲何如人與其奔走他營何若取給稼圃之爲得耶

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躬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海剛峯令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糞攜蒼頭一

人耕田藝蔬一毫無取於民此已仕而稼圃者也
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畹泰然自足此致
仕而稼圃者也并風高千古稼圃何害在遲固不
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則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
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慎無借口夫子并遲之言
以自誤其生平

誦經讀書見聞淵博而闇於政事短於辭令此章句
腐儒之常猶無足怪惟是辯經書以行私假聖言
以文奸政事明敏辭令泉湧適足以助惡而遂非

其爲害有甚於腐儒乃經學之賊世道之蠹也若此者可勝道哉

公子荆以世家豪冑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平淡可知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何如耶

人於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鳴得意噫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成

空究竟何有昔之講閣樓臺今爲荒邱礫墟者何
限當其金碧輝煌未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
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

古今來徃徃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近世一顯宦致仕
家居大興土木躬自督工椎基砌壁務極其堅一
椎工未力卽震呵不已其工且椎且對曰邑中某
宦所修某宅皆小人充役當時只嫌不堅今雖堅
完如故而宅已三易其主雖堅亦徒然耳其宦聞
之心灰意沮遂寢其工

人若見得透形骸尚可以自外况區區形骸以外之物乎若謂貽厥係謀與其貽之以豐業何如貽之以積善之爲得耶卽以貽業論蕭何爲屋不治垣置田不求膏腴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故貽業而見及此始可謂善貽

爲政欲速非善政爲學欲速非善學

王道無近功聖學無捷效

宰一邑與宰天下特患無求治之心耳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鑿輪老人謂不疾不徐之爲有

妙存焉豈惟讀書耳然爲政亦然若求治太急興
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
債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寧敦大
成祿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欲以一善成名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操存之要也獨居一有不
恭便是心之不存遇事一有不敬便是心之不存
與人一有不忠便是心之不存不論有事無事恒
端謹無欺斯心無放逆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恭乎
敢不敬乎敢不忠乎否則此心一懈卽無以對天
心便非所以尊德性

容貌要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坐如尸立如
齋遇事要如執王如捧盈無大無小無敢或忽視
聽言動勿其非禮日用之間如此做工夫斯表裏
咸盡動靜合一而心有存焉者鮮矣

行已有恥則行己不苟立身方有本末

士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風俗之所以日趨日下

其原起於士人之寡廉鮮恥

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羞而不爲惟恐有愧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名節不足人所羞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

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恭有恥方有守也論學於今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羞惡之良不失此一點恥心耳不失此恥心斯心爲真心人爲真人學爲真學道德經濟咸本於心

一真自無所不真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
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則人爲假人學爲假學道德
經濟不本於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
根

此點恥心人人本有與生俱生只因情移境奪遂致
失其固有誠皆自反自認日用之間凡一言一動
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則議論文章事業方爲有
本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語鬼神而無疑

生來剛毅木訥固近仁卽生來不剛不毅不木不訥

而一旦知非自奮矯其所偏能剛能毅能木能訥
亦未嘗不近仁故曰學問大益全在變化氣質
儒靡變爲剛強巧令變爲朴鈍日振日奮愈新愈勵
惺惺不昧仁在其中矣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
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爲有用世治而不能有
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
爲經濟非其所長已爲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却乃
尸位素餐無爲無守可恥孰甚

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既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鬪異
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由主人昏
寐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靜存動察念念
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蓋不待強制而自不萌
非萌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
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何在
問本體曰爲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近溪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違危病生絕得失能

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
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
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
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
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克伐怨欲於不行吾人
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
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達

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
怨欲爲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卽化使心體
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爲非仁而
缺却制之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己自與物無競
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
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
則淡然無欲

所貴乎士者以其瀟洒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

胸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

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留神自不屑區區就懷
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繫念於居處以至
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
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弄梟俱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
灰豈惟弄梟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
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輔佐曹明

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
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
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迥禍機一發終歸
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羞齒四
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
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
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
試自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聞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

日以

爲已則於體密詣兢兢焉惟恐已心未澄已性未明
已身未修已德未成已以外自不馳騫迫身修德
成已立已達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立人達人莫
非爲已其心在爲人則反是不但攻記誦組詞翰
是爲人卽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爲人故理學俗
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分於一念
之微而已

學不着裏易生怨尤著裏則一味正已循理樂天凡

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合學求達學非其學蓋上達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妄意神化尚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或忽卽事卽理卽粗卽精不離日用常行內貫造先天朱晝前

公伯寮讒譖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却
不知劫賢妬能自墮於小人之歸萬世而下子路
不失爲賢人伯寮不失爲小人此所謂小人在做
了小人也

自古小人 說毀君子豈惟伯寮爲然若孔文仲范致
虛之於伊川韓侂胄沈繼祖之於晦翁咸包藏性
惡組織詆誣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
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

被讒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無則乾坤無正
氣宇宙無正人讒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
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懼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
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之
哉君子以爲知命

人於一房一衣一器之壞尚蒙神圖修乃自己身心
反多因循在再任其壞而不修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是自誤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而言修修非真修舍此而言學學非正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廣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以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衛靈篇

孔子之聖猶厄窮絕糧况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殞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齊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叙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饑寒死

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
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已開發使之
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終始無間
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往
不貫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卽人
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則常一常
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疑左右逢原浪黜聰墮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盡情舍却盡情警脫令中心空洞洞了無一繫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博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養身者反有以害身多聞多識物而不化養心者反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

妙蓋并包無遺方有以貫苟所識弗博雖欲貫無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踈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豈塊然獨處不能不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不待徵諸人要在反諸己自己果言行誠敬到處人自領乎此非可以襲取偽爲必存於心而念念誠敬坐作寢行一啓口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

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步要腳踏實地慎勿憑虛蹈空若低視言行而高
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

許敬菴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
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佞虛只論語言忠信行
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菴初易其說以爲道
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
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己請事斯語足矣

每日之間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脗摯

行履無歉神猶欽仰况人乎自然居鄉鄉孚居邦
邦孚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
呈卷送課以圖知遇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
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爲質則利欲之私不設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
也中窾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
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爲而爲
不愆不怠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吾

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若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篡其心位而爲主於內耳目手足悉供其役動靜云爲惟其所令卽有時而所執或義節文成協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實義主利名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近悅遠孚翕然推爲君子君子乎哉吾不知之矣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間不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若以爲制之盡善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擻

問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者識已心悟已此洞見本體炯炯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莊不禮則守之之功未至終屬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身徵諸庶民向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讓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
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已不可不讓唯自己身心性
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
當雖師亦不可讓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
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
擔荷世道主持名教風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
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自任甘以不
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辭所以達意或開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晦

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華故爲濫賸以
誇淵奧滾滾不竭以顯辨博以此達意可知矣
知道者言自簡離無枝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
辭苟技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既放矣縱其辭
典麗敏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
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
異也闡道之辭簡也莫如周子這書數陳之辭條
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

不事雕飾可爲千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洲四部
稿辭非不典瞻高古趙儕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
性靈語卽散與村嫗作冊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
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
得聞已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
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
迎善莫予貴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
於匪鄙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慎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夾輔匡正得力尤在於
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後無可或問其故曰
無可能友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禮以謹儀節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
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咸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
愛慕流連卽此便是已善或道德邁衆或經濟擅
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
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
驕奢佚惰惟晏樂是耽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
安鴆毒劇於病臥又云安於逸樂如陷水火故君
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

戒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慍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懲忿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腳否則跟腳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畀有生之後天以言齒禍福順逆窮通降鑿提撕天威不違咫尺敢不異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罔有不欵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齒爵俱尊之

四書及身錄
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
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體是尊罔敢少悖否則
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
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撰
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

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
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
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困知及民斯爲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

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
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
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
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次又次及民下
人自爲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惺
惺動輒檢點觀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
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
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

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詭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悠優林壑以遣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此爲隱隱可知矣

莘野傳岩礪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咸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旣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畏沒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時之浮榮易過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誦不忤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能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徵時叅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倖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驂方面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敦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如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出習而成况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

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問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端薰陶漸染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處靡他下愚名利是就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之下固無難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弦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若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蓬純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蓬純亦是上知
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卽明
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憐何縉
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磷不緇者楊龜山
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吳康齋持守
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墓而薦之朝遣行人聘
入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惡入其黨辭官歸里士大
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據手曰

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亨等被誅允交與者悉
被重譴獨先生鱗然不滓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
慎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
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
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
當夫何蔽若誤以辭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祛蔽
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其未

鑿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
蓋能有此好卽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
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

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與觀群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
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
不知其於與觀群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買棹過
珠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
書嘉言善行非不飲聞然不遑講習討論伴口度

日而已。初何嘗實體諸心，潛修密詣，以見之行耶？
每讀論語至此，慚悚跼蹐，不覺汗下。同人當鑒余
覆辜，務以深造默成爲吃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
慎毋入耳出口，如流言滿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卽所行已
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嘗
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
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

之術及登仕版止知耽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河
即逢運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知
真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貢
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耽是以又
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
生真機透露魚躍鸞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
戒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卽
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論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

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
鄒南臯亦云寄語芸窻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
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顏子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
道忘言之實否則終屬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
潛然太息曰與彌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
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
康齋年未弱冠卽砥德礪行至是蓋行成德尊循

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
人者何可勝言人卽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
嘗不自慙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
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比干剖心忠節稟烈天地爲昭微子之夫
迹同後世全身遺禍者所爲而夫子并許其仁者
原其心也以其心乎國非私乎身宗祀爲重迹爲
輕也蓋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
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適不使紂
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
自獻於先王而卽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
世若德非微子分爲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亾不

能狗節跳身遠去俛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
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
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國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
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
紂而遷其所封之國轉遯於野潛跡滅踪非去紂
而入周也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爲微子昭烈之
闔成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昭烈用是鄙其爲人
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

子御堂迎降之言斯蓋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
子必不其然武王尚式商容之間微子之賢在所
素悉夫何致其惟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
子之在彼時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
何以爲處也曰天命旣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
武王奉天伐暴誅此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
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旣而崇德象賢改
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
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

世牽羊啣璧解縛焚觀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微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謙之虎社稷爲正蓋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萬物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單懷名利奔走世路者則高一則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直以綱常名教爲己任撥亂返治爲己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周沮溺丈人之偏慎無蹈昧於知芷之轍

子張篇

孰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乎意契
篤則始終如一既宏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
地間大補益之事爲天地間有關繫之人若不宏
不毅則至道不礙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
如九牛擻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
毛不見其損何足爲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爲有焉能爲亾中心不勝慚愧不
勝悵悵慚平生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悵平生凡庸

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躍
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出
資生譬以寄生死卜以央嫌疑定猶豫未可目爲
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
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爲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躍
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連
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爲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爲
乎曰豈可全不爲顧爲湏先爲大道大道誠深造

根深未自茂卽不茂亦不啻其爲大也伊傅周召
何嘗藉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曰內足以明心蓋性
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
其餘種種技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
道也皆不足爲爲小則妨大所關非細故爲不可
不慎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內省知其道未盡
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知其所亡
斯不安於亡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卽已

盡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懈勉強
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
心德業上操存合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
以爲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謂
之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爲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削記
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
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會却自
已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訓詁之

未嘗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蓋古今名物辨蓋古今
今疑誤寔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月見日
知乎山外本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
得矣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
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
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
心存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學宏通而學志在
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學宏通爲事問

既浮泛不切思又開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必放
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述
曰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
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
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爲明
道非爲存心耳果實仁落落首察克治如上蔡之
消磨氣習實去其疵乎此處湏切已自勤慎勿徒
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疚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
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
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
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
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僞作君
子之小人益若恒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怕壞名以
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
果何益哉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
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
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謹終累大德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謹言慎行克勤小物戰兢自持毫無可忽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少懈安得有出入乎

仕學相資學不矢志經綸一登仕途則所學非所用
是後世詞章記誦之學非有體有用之學仕不輔
之以學簿書期會之外漫無用心是後世富貴利

達之仕非輔世長民之仕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
在後而子纓先言仕後言學者良以學人一入仕
多不復學故先言仕以見既仕比之未任所關尤
重尤不可以不學蓋未仕則耳目心思不雜卽有
愆尤易覺易更一行作吏事務糾纏苟警策無聞
未免情移境奪日異而月不同以至頓喪生平者
多矣學則心有所養不至汨沒况天下之事變無
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學則耳目日新心思益開合
天下之長以爲己長集天下之善以爲己善注措

精密規模凡俗吏自是不同陶石簣平日孜孜講學不倦及巫仕赴京或問子今入仕選講學否石簣笑曰在仕途更急要學使用豈可不講馮少墟先生起官頤行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先生答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聞者愕然由斯觀之則知己仕者不可離學而未仕者亦小可以不知所以學也

讀曾子上失其與道數語不覺太息蓋上平日失養民

之道以致民多機寒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
致民無理義雜心則犯法准罪勢所必至讞獄而
誠得其情正當閉關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
善斷物無道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
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
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
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

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
免孔文仲范致虛胡宏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
時淘淘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
之不見容於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群小方足以見聖賢
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
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裂火猛交
有補金色不淺矣

堯日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日終篇蓋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執中接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誠法其得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於世窮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真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牆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曰中只是
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
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真實無妄
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
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人
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
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
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
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皆窮則立君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天祿豈有不終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蓋莫不然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已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實後世若漢文之蠲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道使賑貸諸州被兵百姓存問鰥寡孤獨亦庶幾此意

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
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
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尚其念諸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
是否則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
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
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修之於己

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什之倘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違則不然便茫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間知所持循是爲與窮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單視矩矱樂舒放而憚檢束非狂卽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

可忽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翼當揭之楮間出入則微庶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存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固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飾之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真偽自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遁情鑑明則貌無遁照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恒炯炯覺體不昧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木苟不昧三者洞然